



从新感觉派小说 到新感觉派戏曲

Talking About the Creation of Taiwanese Opera *Tsioh Siu*

台湾歌仔戏《石秀》创作谈

□李季纹

“新感觉派”是日本战前的文学流派。1924年创刊的《文艺时代》，主张“感觉”即是存在，以主观感觉通向客观事物，连结生命与现实。正如创办人之一横光利一所述：“所谓新感觉派的表征，就是要拨去自然的表象，跃入事物本身主观而直感的触发物。”这批作家所追求的，是描写内部世界而非表面现实，要用一种“新的感觉”去感受生活与一切事物。虽然新感觉派的活动随着《文艺时代》在1927年停刊而结束，却影响了许多日本海外的作家，比如“中国新感觉派圣手”穆时英，以及施蛰存等，还有日本殖民时期的中国台湾作家翁闹、巫永福等人。

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直接受到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，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。他们大多是在上海都市环境孕育出来的小说

家，寻求表达“都市内容”的文学形式、结构与修辞。新感觉派刻意捕捉新奇的感觉、印象，并将主题感觉付诸客体，使感觉外化，创造出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“新现实”，也往往借用西方意识流手法来写作。其中，施蛰存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创作了《鸠摩罗什》《将军底头》，属中国现代小说的首次。他用一双弗洛伊德信徒的眼睛，挖掘人物的心理，特别突出潜意识与变态心理的描述，《石秀》里的石秀，不再只是《水浒传》里正直机敏的拼命三郎，还展现了其性压抑与虐恋的倾向。

我第一次读施蛰存的小说《石秀》，艳丽的色气、杀戮分尸的细节描写，令人印象深刻，此后就一直有将施蛰存小说舞台化的想法。后来我读到也是上海作家的张恨水写的《水浒人物论赞》，其中提到

石秀这个人有“四怪”：

朋友之妻犯淫，朋友看了不快，一怪也。看了不快，直告其夫，谓日后将中其奸计。岂天下淫妇，皆有杀夫之势乎？二怪也。其夫反谓告者有罪，告者止于证明而已。而代为杀奸夫，更且杀奸夫之党羽，以皆与朋友何事？三怪也。既杀人矣，既得表记矣，冤大白矣，为朋友谋，为自己谋，似已无可再进，而断断然必劝朋友之杀其妻，四怪也。夫杨雄自姓杨，石秀自姓石，潘巧云自姓，本已觉此三人，无一重公案构成之可能，若至于迎儿，则不过小儿女家听其主人之指使。苟有小惠，似不可为。而翠屏山上，石秀亦必欲杨雄杀之。嗟夫！何其忍也。

施蛰存的诠释，给了以上“四怪”狂野却合理的解释：潘巧云作为石秀欲望投射的对象，一举一动

一颦一笑，容貌与身体的每一个部分，都是石秀迷恋而不能占有的。当这个美女误入歧途，石秀想扮演拯救者或指导者宣告失败后，以毁灭她的方式占有她，完成了这个仪式，他便“转大人”，他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也不一样了。

石秀在《水浒传》中出场次数不多，却以勇敢、机谋在戏曲中留下鲜明的印记。京剧《翠屏山》以“粉戏”著称，前半段强调荀派花旦的做工与媚态，后半段武生则以一种男性专断的豪情与节奏，立斩奸夫淫妇于以惩罚，图一个额手称庆。《翠屏山》曾经是禁戏，在清朝与解放后都有禁演记录，主因自然是“粉戏”与“诲淫诲盗”令执政者顾虑。另一方面，这个戏有难度，即使是成名的演员，也不太敢随便拿出手。我在香港看过裴艳玲老师与张慧敏老师演出的《翠屏山》，确实好看！节奏与拿捏的度都刚刚好，气质亦宛如古人，这不是一般年轻演员可以达到的。

石秀这个人物，经施耐庵、罗贯中、金圣叹几个男性作家琢磨，到了施蛰存手上，已经有了质变。然而京剧的《翠屏山》已经建立了一个很高的艺术起点，获得以歌仔戏形式来搬演《石秀》这个制作的机会，我也不想再以“翻案”“老戏新诠”的方式来做。我认为就像石秀用一双猎奇的眼睛来看潘巧云与她的婚姻关系、施蛰存用精神分析

的眼睛来看石秀、张恨水用人情常理来看水浒人物一样，观看的方法，与观看时的“滤镜”，就已经决定了“新感觉派”与众不同之处。要排一个新感觉派的戏，自然也要有一套新感觉派的编剧与导演方法。

回台湾后，我重新梳理了《石秀》几个角色的思路，并参考了宋代妇女史的数据。重新列出这几个角色的身分：潘巧云——商人的独生女、杨雄——任职于看守所的基层公务员、石秀——无产者、裴如海——神职者。从他们的社会、经济地位与利害关系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想要保有继承财产支配权，同时又想要拥有恋爱对象的宋朝女子所做的选择：一个没什么钱的基层公务员是入赘女婿的好人选，这个人若不能满足她的爱情需求，一个能言善道的和尚或许就会是一个好的外遇对象。她以一种危险平衡的方式运作她的事业、婚姻与爱情。石秀在这里反而是一个无从插足的“外人”。若以“外力介入”（或者说石秀的眼光）的角度来看这个家庭，就会发现利益与谎言搭建的婚姻制度是多么的脆弱，迫使我们直面爱情、性、婚姻、家庭的本质。

这个故事是由石秀的视角叙述的，但同时他又是被许多作家、说书人、戏曲、电视剧所叙述的，我们从小到大被喂养了这些故事，形成了我们的眼睛。当我们窥视这个家庭的秘辛时，是否也以眼睛主导

了诠释？故事中的人物是否也回报以眼睛所期待的情态？“粉戏”就是呼应这种期待的产物。然而在戏曲改革之后，这种“养眼”的表演却显得尴尬了，现在台上谈恋爱只剩下搭袖子对看。那么我该怎么在舞台上呈现有温度的感官时刻？于是将京剧《战宛城》、歌舞伎《樱姬东文章》的情节与身段糅进了歌仔戏中，让情爱在戏曲舞台上显得更为坦然与别致。

施蛰存对石秀的心理描述十分细腻复杂，他对杨潘所组成的家庭，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包含了爱与恨、痛与快、情与欲、羡慕与鄙视，充满了矛盾与激情。于是我也为着力于铺陈他的心理历程、他的犹豫、不安与意志的转折，最终走上断尾之路，奔往梁山。陈禹安以往都是饰演漂亮、文弱的小生，《石秀》在她的演员之路上，已立起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全新人物典型。

《石秀》的班底皆为一时之选，台湾传艺金曲奖得主陈禹安、跨界京剧花旦钱宇珊、扮装天后胡BB、花脸鼓者贺毅明，是极具诱惑的新鲜组合。我不能改变故事的结局，但我希望可以改变观众的眼睛与耳朵。我很感谢能与这些优秀的艺术家工作。未来也希望能延续这套“新感觉派”的思路与方法，进行更多有意思的制作。

（作者为《石秀》编剧，树德科技大学表演艺术系助理教授）